

百年前,中西艺术激荡碰撞,中国现代艺术的革新浪潮由此发轫。刘海粟与颜文樑,两位画坛巨擘,面对“油画如何扎根本土、承载民族精神”的宏大命题,以毕生之力交出了各自独特的历史答卷。今年适逢刘海粟诞辰130周年,近日,由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美术馆)与刘海粟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艺海同辉——颜文樑、刘海粟艺术大展”于苏州美术馆启幕。

2027年,这座由颜文樑先生亲手创立、素有“中国美术史上第一馆”之称的美术馆,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站在这一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150余件展品涵盖两馆重量级馆藏与珍贵文献,将一段波澜壮阔的艺术探索史缓缓铺陈于观众面前。

江南双子星： 从苏州与常州走出的艺术先驱

颜文樑,江苏苏州人,早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在扎实的铅笔画训练中领悟透视学的精妙。他对油画的热情近乎痴迷,甚至自制颜料、自学研习,在困顿中开辟自己的艺术道路。1922年,而立之年的颜文樑与友人创办苏州美术学校,兼课贴补,艰难维系。1928年,经徐悲鸿鼓励,他负笈法国,潜心研究西方古典造型与印象派光色变幻。在颜文樑看来,美术史某种意义上即是一部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并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化史。他始终在科学的透视与光影中,小心翼翼地植入东方的审美意趣。

刘海粟,江苏武进(现常州)人,少年时期在上海“布景画传习所”短暂学习,便与西洋画结缘。1912年,年仅17岁的刘海粟与画友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自此边办学,边教学,边自学,于摸索中砥砺油画技艺。1929年,他踏上欧洲游学之旅,于卢浮宫临摹大师原作,赴罗马、佛罗伦萨追寻文艺复兴的足迹。刘海粟曾坦言:“我来欧洲,是要研究,不是要盲从;是要创造,不是要模仿。”这种独立自主的艺术姿态,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的创作生涯。

两位艺术家的成长轨迹惊人地相似:皆在青年时期办学育人,皆赴欧洲深造,皆终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的探索。然而,当他们拿起画笔面对同一片风景时,笔下却流淌出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

光影与色彩： 两种秩序的对话

走进展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口处两幅取景相同的油画——那是1930年颜文樑与刘海粟同游佛罗伦萨广场时的即兴创作。颜文樑的《佛罗伦萨广场》将阳光照射、阴影分布、反光微妙悉数纳入一个清晰的秩序之中,严谨的古典写实与印象派的光影交错相得益彰。而刘海粟的《翡冷翠》则充满了动感与激情:近景雕塑《劫夺萨宾妇女》几笔勾勒便现体量,中景、远景层层简练,以近景的红、中景的黄、远景的蓝将空间层次分明地分割开来。如果说颜文樑经营的是“光影的秩序”,那么刘海粟构筑的便是“色彩的秩序”。这一差异,成为贯穿整场展览的基调,让观众在直观的对比中获得真切而强烈的视觉体验。

事实上,早在二人赴欧之前,便已在思索西方油画与东方意境的融合之道。颜文樑1920年创作的色粉画《厨房》,以全景式构图再现苏州旧式厨房的日常:精细描画的屋架、被日光铺满的白墙、沾满油渍的灶台、桌上发光的杯盏碗壶……从窗户洒入的阳光赋予整个画面温暖而宁静的质感,寻常家庭的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1929年,这幅作品入选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并获荣誉奖。同一年,刘海粟的油画《北京前门》入选法国巴黎秋季沙龙。在1922年创作的这幅《北京前门》中,刘海粟以淡黄色调、凝练线条和大块面体积感,将前门表现得既有西方后印象派的影子,又蕴含着东方的韵味。

同题异趣： 在对比中见证风格演进

欧洲深造提升了两位艺术家的技法与视野,也促使他们走向各自的独特面貌。颜文樑以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见长,深耕西方写实传统,致力于捕捉物象的本真;刘海粟则怀揣敢为人先的革新气魄,借写意表达内心的艺术本心。展览特别开辟了同题创作区域,将两人相同题材的作品并置对照,呈现出极为生动的艺术对话。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两人同绘英国威斯敏斯特宫的作品,鲜明体现了迥异的艺术追求。颜文樑的《英国议院》(1929年)以精准的笔触刻画尖塔、拱窗、石雕等建筑特征,河水灵动而富有韵律,通过光影与色彩的变化捕捉瞬间的视觉感受。刘海粟的《威士敏斯达落日》(1935年)则将一轮火红落日悬挂天际,金色与橙红色的光辉倾泻于泰晤士河上,色彩浓烈、笔触奔放。他不满足于再现自然的光影,而是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使这片夕阳多了一份属于东方艺术家的生命力与激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二人分别创作了以上海外滩为题的作品,将各自的艺术表现力推向新的高度。颜文樑1953年的《上海外滩》采用平视构图,虚化清晨外滩建筑的轮廓,背光处以明亮的浅绿色营造体积感,与近处棕色桥梁形成冷暖对比。这件作品展现了颜文樑对印象派绘画语言的深刻理解,将欧洲写实传统、印象派色彩观与东方审美意趣自然结合,形成清丽婉约又诗意浪漫的画风。刘海粟1964年的《外滩风景》则是一系列短色条的排



佛罗伦萨广场(油画) 16.5×24.5厘米 1930年 颜文樑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翡冷翠(油画) 55×46.3厘米 1930年 刘海粟
刘海粟美术馆藏



上海外滩(油画) 16.5×24.5厘米 1953年 颜文樑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外滩风景(油画) 97×163厘米 1964年 刘海粟
刘海粟美术馆藏



公教现场



展厅现场

列组合,层层叠叠,形成鲜明的节奏感。观者或许会联想到梵高作品中富有力量的笔触与色彩的并置碰撞,但细察之下便会发现,刘海粟将这些表现语言与中国书法的用笔相结合,使笔触更加洒脱,更富东方绘画的韵味。

两位艺术家晚年的创作更加从容自由。颜文樑不再追求客观景物的准确再现,而是以高度概括的造型与饱和鲜明的色彩表现精神意境,形成“意象光色”的艺术特点。1982年的《山居水榭》运用简练流畅的线条与率性的笔触,塑造山川、水榭与民居交融的自然景观,装饰意味浓厚,抒情特征鲜明。同年,刘海粟以《散花坞云海奇观》回应了黄山的壮阔——这是他九上黄山的代表作之一。画家以暖色铺展整片天空,一改传统印象中黄山清冷的样貌,泼墨泼彩的技法使颜料在画布上碰撞相融,营造出云气奔腾的气韵,厚重坚实的峰峦在云海里若隐若现,更添几分空灵。

美育薪火： 两所名校与一段教育传奇

若展览止于作品对比,尚不足以完整呈现两位巨匠的历史贡献。他们不仅以画笔探索中西融合之路,更以教育家身份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培土。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之初,曾因人体模特写生遭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严令撤销,他毅然复函据理力争,捍卫艺术教育的尊严。颜文樑在法留学期间,节衣缩食,跑遍旧书摊与旧货市场,购置近五百座石膏像分批运回国内——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了当时全国用于美术教育的石膏像总和。

苏州美专与上海美专,为新兴的美术事业培育了众多后继英才。展览遴选了两校学生的精品力作,来楚生、程十发、李可染、罗尔纯、俞云阶……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见证了那一代美育先行者的深远影响。1952年,两校合并成立华东艺专(现南京艺术学院)。晚年的颜文樑始终无法割舍对苏州美专的怀念,1985年,93岁高龄且视力严重下降的他用心创作了《沧浪夏夜》。画面上,皎洁的月光洒在沧浪亭、罗马式教学大楼、水面与亭榭之间,色调淡雅,光影柔和,营造出静谧悠远的氛围。这件作品被置于展览结尾,既是对一位教育者毕生精神家园的深情回望,也为观者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公共教育： 让美育的火种照进当下

展览不仅是作品的陈列,更是一方面向公众的美育实践。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美术馆)围绕展览搭建了丰富的公共教育体系,以低门槛、沉浸式、互动式的活动,将百年前的美术教育精神延续到当代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之中,构建起“历史—当下—未来”的美育桥梁。

在志愿导赏方面,苏州美术馆每天至少安排一场导览,暑期进一步强化志愿服务力量,并推出“苏美青蓝”青少年志愿导赏项目,每周开展14场次导赏活动。展厅中,时常能看到家长与孩子一同驻足,手机扫描二维码聆听讲解,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艺术的种子在幼小心灵中悄然萌芽。

学术系列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刘海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策展人之一王静受邀进行深度导览,刘海粟女儿刘瀚亲临现场进行艺术对话,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尔纯带来一场生动的直播互动导赏,苏州美术馆还策划举办“充实光辉”系列讲座,细致梳理颜文樑的艺术人生与教育理念。

面向青少年群体,美术馆推出了“一米绘”空间视觉效果改建项目。围绕绘本《里昂的汉字》,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子赴欧留学的时代浪潮为叙事基底,打造沉浸式绘本阅读空间。同时开展“大师故事汇—绘”展览同名绘本共创活动,邀请绘本创作者就刘海粟、颜文樑同游意大利共绘佛罗伦萨广场一事,创作绘本故事与基础图案。绘本共创活动涵盖“阳光美育计划”与“亲子工作坊”,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开展多场公教活动,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孩子共同参与其中。

临摹与写生活动则为观众提供了亲身体验的机会。“大师作品零距离——油画初体验”“大师美图秀一秀——传世名作临摹”“船舶藏塑·百年写生素描石膏像VR写生和铅笔写生”等项目,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走进展厅,在复制自苏州美专的石膏像前静静描摹,在两位大师的经典画作前执笔临摹,于实践中感受艺术创作的魅力。

结语

走出展厅,许多观众感慨良多。透过颜文樑与刘海粟的壮阔人生,人们不仅看到了艺术形式的丰富多元,更感受到艺术家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不拔与对艺术的无限热忱。两条波澜壮阔的艺术之路各自精彩,却在中西融合的宏大命题下汇聚江海。

展览终有落幕,但美育的薪火生生不息。当孩子们在绘本空间里聆听百年前的留学故事,当青少年在石膏像前专注写生,当无数普通观众在画作前驻足沉思——这正是颜文樑与刘海粟当年倾尽心血所追寻的愿景:让艺术走进大众,让美育点亮心灵。一座美术馆、一场展览、一系列公教活动,或许无法立刻回答“美术教育能否启智明心”的终极追问,但它至少为每个人打开了一扇生活的窗口,让人们得以在艺术中释放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美的表达方式。而这,正是艺术的出发点,也是它永恒的归宿。